婚姻如鞋

王健梅

人生在線

如今天氣漸漸變冷，大街小巷到處晃動着靴子，愛美的美眉們都忙不迭地蹬上一雙皮靴。我也不甘落後，把鞋櫃裏塵封經年的幾雙靴子拿出來進行晾曬。

在我擦拭一雙早已過時平底靴時，它把我的思緒帶到了多年前。

那時我和老公一起到蚌埠去玩，去時穿了一雙高跟鞋，轉了半天，腳底開始疼痛。在逛一家商場時，看見一雙極其普通的平底靴，黑色、圓頭，沒有任何點綴，像一個無人問津的孩子躲在一個櫃枱的角落裏。他指着靴子讓營業員拿給我試試。我一看，連連擺手，斷然拒絕試穿。我一直認爲：女人應該穿高跟鞋，才能把腿襯得修長，走起路來才會輕快靈動。穿上這樣一個無任何時尚元素的平底靴，那該多難看。

說着說着，我們就離開了商場。走了好大一會，他說要去一下衛生間，讓我在那等着。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又過去了，依然不見他回來。「怎麼上了衛生間那麼長時間？」我嘀咕着。「哈哈！我回來了。」只見他氣喘吁吁的從相反的方向跑過來。「你幹嘛去了？怎麼從那邊過來。」我頓感疑惑。「快，趕緊換上這雙靴子，腳就不疼了。」「我不穿，你給人退回去。」「這鞋是按照你平時穿的尺碼買的，如沒有品質問題，是不能退的。你就穿着走路試試唄，看看大小可合適？」看着木已成舟，自己又腳底生疼，極不情願地蹬上了這雙平底靴。

沒想到一穿上這雙平底靴，大小正合適，腳疼也緩解了不少。穿着穿着，還眞愛上了它。後來每當我出去逛街，都會穿上它。它雖然沒有鑲金戴銀的瓔珞吊墜，但簡單，大方。更重要的是穿着它走路舒服，不用忍受高跟鞋的擠腳之疼。

有人說婚姻如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和他的婚姻，就像這雙平底靴，沒有光鮮亮麗的外表，平平淡淡。但舒服、溫暖、也最幸福……

去找一本書

蘇北

人與事

北京安靜地下着雪，來北京兩天，一直是下着雪。晨七點二十起床，今日雪停了。我背上包，要去涵芬樓和三聯書店看看，去找一本書。

從南禮士路坐地鐵。這個地方我應該是熟悉的。多年前我曾在離不遠的公主墳工作，每每騎自行車從此經過。我踩着雪輕輕地走着，可方向還是有點暈。走了一截，忽然看到中國化工那個「試管瓶」的標誌，一下子反應了過來。多年前我每次從這裏騎車而過，都會想起我的一個女同學。她特別的美，特別的安靜。中學時我曾和她一起補習。她的家又離我家不遠，上學時總是能遇到她。遇到她我就在她後面走。我並不能知道她發現不發現我走在她後面，而我就是要走在她的後面才覺得安全和幸福。我有時在後面踢石子，弄出一點響動，她依然如故地走。她不知道我走在後面嗎？她那麼敏感的一個女孩。如果這也算暗戀的話，也可以說我那時暗戀過她了。後來她考取了北京化工學院。雖說化工我並不喜歡，也弄不懂。化工也不是一個美麗的辭彙。一想到化工鼻子裏就會有一股怪怪的氣味。可是她考上了這個學校，又是在北京。我便對化工充滿了好奇。從那之後，多少年過了。我一直都沒見過她。她現在還好嗎？

再往前走是復興商業城，這我也是熟悉的。這裏都還是老樣子。我從門口走過，店裏的員工們都在門口鏟雪。多年以前，也是在一個大雪的冬天，我的家鄉來了市長，家鄉在京工作的一個將軍請他吃飯。我坐在將軍車上，冒雪在北京城遊蕩，找這個叫復興商業城的地方。將軍帶了一瓶茅台酒，我抱着酒瓶，望着窗外大片的雪花，北京城迷迷茫茫。那一晚我們三個人喝了半瓶茅台。可是多年後，那位將軍已退休，卻在一次外出途中車禍而亡。

我上了地鐵，列車呼嘯而過，幾個站一會兒便過去了。在燈市口地鐵站，我下了車，往外面走。在地鐵出口處，一個男孩戴着大口罩把一個女孩緊緊抱在懷裏，恨不得把她揉碎。他們並不顧及來往的行人——這算是一種什麼行爲藝術？

我往地鐵出口走去。在一處，我問一個地鐵員工：「涵芬樓或者三聯書店怎麼走？」這個高個子小伙子一無所知。他通過對講機問：「涵芬樓三聯書店誰知道怎麼走？」對講機裏哇哇了半天。小伙子說：「不知道，沒人清楚。」我出了地鐵，又往前走，過了一條小街。在一個超市，進去買了些水果。結帳時我問收銀員：「請問涵芬樓或者三聯書店怎麼走？」收銀員是一個好看的小姑娘。她說：「什麼樓？是個飯店吧？」我說：「書店。」另一個女孩，同樣青春美麗，她搶着說：「噢，書店，這一條街多得很。往前走就是王府井書店，要什麼書有什麼書。」我無奈，只得出來，往前踏雪而走，只拐了一個彎，就見涵芬樓在眼前。

喊，這叫個啥事！

我進到書店，打問我所要的書有沒有？之後匆匆瀏覽，便走出書店。我已走出書店好遠，踏着雪輕輕往北走。忽然覺得來了一趟，不帶走一本書有欠厚道。於是又轉回來，匆匆選了一本法國女作家的《花事》，給我結帳的小店員，是個小姑娘。她站在那裏，不斷地用手捶自己的小腹。她正跟另一個店員聊天，是說自己有了小肚子，很憂心。我對她說：「苦惱的是肚子問題，是吧？」她笑。我說：「擔心有小肚子？」她笑，非常開心、漂亮地笑着。

我繼續向北，踩着雪，去三聯書店。

興趣令人生更豐富

徐海娜

自由談

曾經有許多人都抱怨說他們生活在空虛和困惑裏，因此感到還不夠幸福，這是爲什麼呢？他們一樣大學畢業，一樣有份光鮮的工作，一樣有份體面的收入。有一種設想是，他們在過去的日子裏，一直生活在別人的欲望裏，從而丟失了自己，也放棄了人生的多種可能性。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黃一農教授前不久在香港做了幾場講座，筆者有幸聽了兩場，一場是「紅樓夢的歷史世界」，一場是「紅樓e夢：試論大數據對文史研究的衝擊與帶來的機遇」。不知道他的人以爲他就是研究紅樓夢的文史專家，然而他的正式學位卻是天文學博士，曾在美國從事天文學工作，研究超新星爆炸後的殘骸與周圍雲系的關係。他是一位眞正的科學家，早期研究理論物理，後轉向天文學。現在卻任教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他還是北京清華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在人文史學領域貢獻卓著。

如此這般在不同領域都表現卓越的人並不算少見。《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一書被許多專家學者推崇爲張愛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然而作者高全之卻是位不折不扣的電腦軟體工程師。高全之生在香港，長於台灣，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獲得電腦科學碩士學位，現在爲美國航天工業資深電腦軟體工程師，業餘從事小說評論。張愛玲研究專家陳子善曾經說過，張愛玲研究如果缺了高全之，那可就是十分重大的損失。

著名的小兎彼得的創作者波特（Helen Beatrix Potter）童年時代就興趣廣泛，對自然界的事物觀察仔細，因此她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童書創作者和插畫家，還是一名當時在英國倍受尊崇的眞菌學家。她細緻描繪的二百七十幅的眞菌水彩圖，現在還收藏在英國湖區安波賽（Ambleside）的阿米特圖書館裏（Armitt Library）。

曾經的荷里活巨星海蒂・拉瑪（Hedy Lamarr），被譽爲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一生熱衷演出，拍攝了四十多部電影。但是這位銀幕上的傳奇女性還是一位擁有重大發明專利的科學家。爲什麼我們所有的手機可以共用頻道而同時保持通話的私密性，這位女性可說功不可沒。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她和一位音樂家一起發明了擴頻技術並申請了專利，這項專利是現代無線通訊的核心技術。拉瑪說，她覺得出席那些五光十色的宴會無聊透頂，遠遠不如呆在家裏翻閱科學雜誌。與她合作創造了擴頻技術的音樂家George Anteil曾經致力於爲荷里活進行電影音樂創作，但同時也是研究人體內分泌的專家。沒錯，個個都是多面手。

提起現在在科技、工程、醫學等諸多領域被廣泛應用的聲納系統，不得不提著名的加拿大人范信達（Reginald Fessenden）。曾經只是位普通老師的他，搬到紐約追隨發明家愛迪生的時候，他說自己雖然對電子技術一無所知，但可以學得飛快。最終他說服了愛迪生，加入了他的團隊。這段經歷奠定了他後來做出一系列成就的基礎，而這一切都肇始於他濃烈的興趣和無盡的熱情。他一生發明很多，被譽爲無線電廣播之父，還發明了顯微照相技術。現在香港還有一條道路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人多年來從事跨界研究，都是在追隨興趣、追逐夢想，這樣的人不會說自己感到空虛。縱然我們可能無法擁有他們那樣的人生，但至少也可以讓自己不再過空虛的日子，以及在教育下一代的時候有更好的反思。

黃一農教授的每場講座最後一張PPT上都有一行字：「給那些有夢想，但尚未踏出逐夢腳步的人。」這一行字和他的講座一樣觸動人心。然而近些年來，理想兩個字似乎已經成了普羅大衆無法企及的奢侈品，十多歲的孩子也會油腔滑調學着大人說：「理想？早就戒了！」有些人大學畢業了，卻說感到從未有過的空虛；甚至有的人只是中學畢業，在考上大學的那一刻都會感到從未有過的空虛。這種空虛感來自哪裏呢？

我漸漸地在生活中發現，你假如按照別人的命令完成一項任務的時候，完成往往就代表結束，下一步似乎不知道該往哪裏走，那是因爲，你乃是活在別人的願望裏，活在別人的需要裏。也許是因爲我們常常追隨別人的興趣，而不是自己的興趣；也許是因爲我們常常在重複別人的欲望，而不是自己的欲望，所以才在完成任務的同時迷失了方向。

有人擔心，僅憑自己的興趣和滿腔的熱情，有可能連自己都養活不了。但是如果你連自己的興趣都沒有了，就會眞的了無生趣。還有你看，那些做出跨界成就的人，哪一個是不能養活自己的？通過教育，一個人首先要自立，而在這學習自立的過程中，發現自我，是個無法繞過的話題。因爲在整個受教育的過程中，如果忽略了自我，總有一天，他會回來折磨你，這有可能就是空虛和痛苦的來源。倫理學家斯賓諾莎說：「欲望就是人的本質。」當一個正常的人所有的欲望都被別人的欲望形塑，或者裝在應試教育的瓶子裏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找到自我。

在養育下一代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覺到，教育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激發孩子內在的對於這個世界無盡的愛和好奇心，從而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和爲什麼要做。只有一個人挖掘出自我的熱情所在，未來才有更多的可能性，才能擁有更豐富的人生。有人說，幸福與人的需要息息相關，當人的需要被滿足時，就會有幸福感。人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幸福也不是只有一個模樣。但是，當人們連自己的需要都不清楚的時候，何談滿足？何談幸福？

楷書鼻祖鍾繇

吳建國

文化經緯

站在大書法家鍾繇讀帖習字的洗硯池畔，秋雨綿綿，微風輕撫。此處已聞不到墨香，看不到墨蹟，只有芳草的清香，還有三畝見方且水不多的池塘。不過，這並不能掩蓋住他一生痴迷於書法讓世人的驚嘆。

這是河南長葛市老城鎮福泉井旁。一千八百多年前，這裏是潁川郡長社縣，一代書法家鍾繇就出生於此。鍾繇，字元常，生於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卒於魏明帝太和四年。他是個孤兒，父親很早就去世了，由族叔撫養，供其讀書，鍾繇天資過人，德行也很好，長大後，被潁川太守舉薦爲孝廉，做了尚書郎，並任陽陵（今陝西高陵）縣令等職。這一時期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當時的書法領軍人物、「魏晉風韻」的奠基者，便是北碑南帖之共同鼻祖的楷書創造者鍾繇。

鍾繇字寫得好，官做得也好。他在政治和軍事上也頗有建樹，可謂曹操的「福將」。獻帝時，鍾繇官居黃門侍郎，在漢獻帝被董卓舊臣劫持前往靈寶時，他與尚書郎韓斌乘亂將獻帝救出長安，送往洛陽，其間遇曹操從山東來保駕，後來曹操得以「奉天子以令不臣」，鍾繇受到重用。在官渡之戰的危急時刻，鍾又爲曹操送去良馬兩千餘匹，助曹取勝。鍾繇還指揮過兩次大仗，其中一次是對陣匈奴單于，在複雜的情況下，都依靠策略取得了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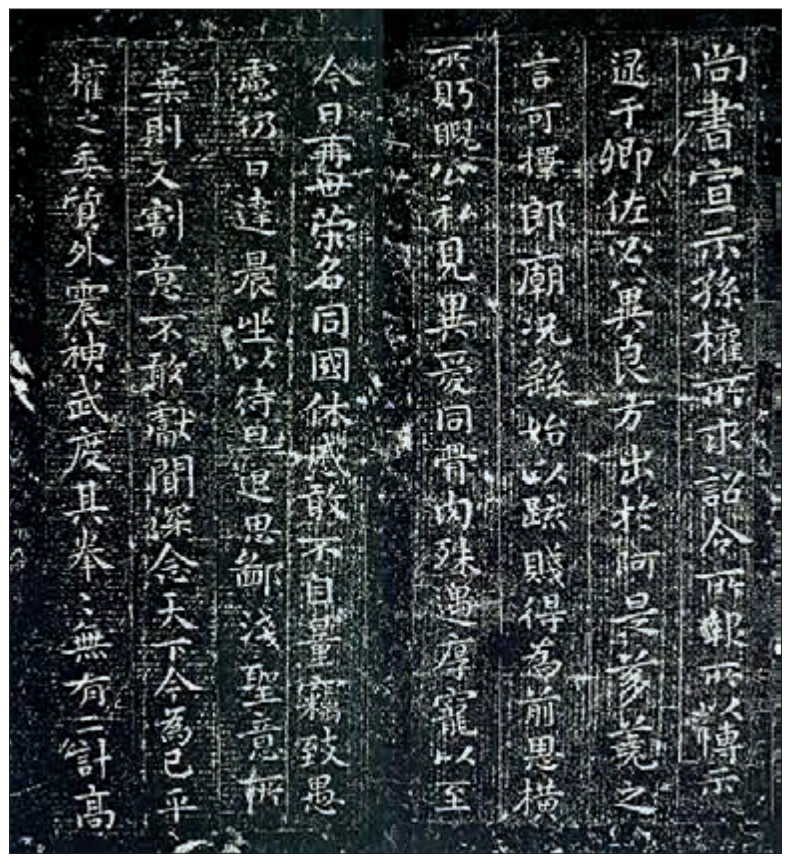
鍾繇的主業並非書法，而是爲官，他的傳世名作大多是其晚年所作。建安二十四年，鍾繇六十九歲，曹操用司馬懿之計，聯合孫權襲擊關羽。關羽敗走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突圍至章鄉（今當陽東北），被擒殺，鍾繇書《賀捷表》，言擒殺關羽事。《賀捷表》筆法堅厚，有雄逸之氣，又不失古意，被稱爲「八分楷書」或「正書之祖」。魏文帝黃初二年，鍾繇七十一歲，書《薦季直表》，此表楷書中交織章草筆意，古趣橫生，係古帖中富於古法古意的稀世之帖。

《宣示表》是鍾繇楷書代表作，可惜眞跡已於東晉遺失，現存世的《宣示表》爲王羲之臨本。對此，南齊王僧虔《論書》有這樣的記載：「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藏衣帶中。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王修，字敬仁）。敬仁死，其母見修平生所愛，遂以入棺。」所以，今天所見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拓版本《宣示表》共十八行二百九十八字，是傳至今日最佳版本。它與鍾繇其他作品相比，無論是在筆法上還是在間架結構上，都已基本脫離了隸書的範疇，顯現出較爲成熟的楷書體態和氣息。它標誌着一種嶄新書體——楷書的形成，在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衆所周知，中國文字從甲骨、鐘鼎、篆書、隸書一路走來，這些文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難寫難認的缺陷，鍾繇「上承蔡邕，下啓右軍（王羲之），解散隸體而爲正書（正楷）」，開創了正楷書法先河，成爲後世的楷模。唐代書法名家張懷瓘稱他：「眞書絕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王羲之楷書以鍾書爲法，後世臨王者不計其數。《書法正傳》云：「鍾繇書法，高古純樸，超妙入神。」可見鍾氏楷書對後世影響之深遠。

如今的洗硯池，雖無昔日「洗硯涮筆，天長日久，池水變黑，滲透地下，挖地三尺，仍爲黑泥」的模樣，但我深知，鍾繇他在書法上用心之苦，用功之勤，實非常人可及。從史書上看，鍾繇不是一個庸官，他的眼光和謀略，智慧和勇氣，都不是一般人所具備的，他取得的功名利祿，也不是一般名士能夠得到的。但是，這些都湮沒在浩瀚歷史印記裏，唯有他的書法，和他的名字永遠地連在了一起。

鍾繇像 （網絡圖片）



《宣示表》是鍾繇楷書代表作。圖為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拓版本《宣示表》（部分） （網絡圖片）

往事鉤沉

一盤四國軍棋的感悟

繆宇光

在古今中外浩瀚的史海典籍裏，記載了無數的戰爭案例，讓人驚嘆不已！但本文講述的不是這些實際戰役，而是作者在十六年前下的一盤四國軍棋，以及由此引發的一些人生感悟。

這是一場難忘的經典之戰，至今令我回味無窮！

一九九九年秋，我從邊疆軍營轉業回到家鄉不久的一個星期天。閒來無事，那時家裏又沒電腦，便去了市圖書館「網吧」，在那裏玩四國軍棋。

我從小學開始，一直到軍校，就喜歡下棋，比較偏愛的是四國軍棋和國際象棋，會一點中國象棋，圍棋因爲比較用腦，我根本不會。

國際象棋是軍校一個寢室裏的同窗教會我的，一開始我也不太懂，他手把手講解各個棋子的作用和下法，並告訴我：初學者學國際象棋，首先要和對方拚棋，也就是說去掉大部分棋子後再博弈。

四國軍棋我在初中就會了，後來有了電腦網路，在電腦棋室裏，湊齊天南海北的四個人，便可以開戰了。我喜歡電腦上和人下四國軍棋，那統率千軍萬馬、馳騁疆場、縱橫千里的感覺，眞的很過癮！

那天下了很多盤四國軍棋，其中一盤讓我至今難以忘懷，就像我的對方友軍在事後，給我在棋盤下方的對話框裏，發來了一句「太棒了！」的話。我是下棋時沒有在對話框裏講話的習慣的，我看到這句話後，覺得他（或者她）講得恰如其分，實事求是，我也很激動！

開戰是這樣的：事前我像下國際象棋一樣，先拚掉一部分棋子，並且決定先集中力量幹掉一方敵軍。我這個人比較自我，對於下四國軍棋這樣講究和對方友軍配合的博弈，也顯得我行我素。好在，那盤棋的對方友軍，可能心思比較細膩，也懂得輔助配合，他（或者她）看到我在棋盤上殺得比較勇敢乾脆，也就積極配合，我覺得他（或者她）比較能領會和揣摩我的意圖，棋盤上我覺得自己下得非常如意，兩個人天衣無縫地周旋於我左右兩方的敵軍，並一下子閃電似地幹掉了我左邊的敵軍。

但是我右邊的敵軍比較狡猾，而且保存了相當實力的棋子。而我因爲爲了幹掉我左邊的敵軍，已經動用了我相當大部分的主力，包括司令、軍長等大棋子已經拚掉犧牲，中下級幹部也失掉了很多。好在我在一開始布局時，就安排了一個工兵放在自己軍營倒數第二條線上，並且布置在軍旗邊的大本營上方像地雷那樣，在拚到最後幾個棋子時，我還是不動這個棋子，佯裝成地雷一樣。

那盤棋到最後，我和對方友軍都剩下沒幾個棋子了，而我右邊的敵軍雖然棋子剩下也不多了，但好像有一個旅長級別的棋子，而我剩下最大的一個幹部就是連長，還有就是一個工兵，我估計對方友軍的兩個棋子級別也不大！

怎麼辦？要取勝必須靠工兵飛到對方軍旗大本營，而且還得要求對方友軍也有工兵，兩人同時雙雙飛到敵方軍旗大本營上面！我決定拚一把，把對方友軍想像成和我一樣，也保留着一個工兵！我的軍旗安排在我棋盤的右邊大本營，只有一個連長來回在邊上伴動。結果，右邊的敵軍有兩個棋子，一個守在他軍旗大本營上方，一個順路殺了過來，殺到了我軍旗大本營最右邊的倒數第二條線上。我別無它路，立馬將工兵飛到了敵軍軍旗大本營上方，如果我對方友軍沒有工兵的話，接下來敵軍就可以殺掉我的工兵，我只能被滅掉了！天佑我也，或者說，對方友軍一直懂我，他（或者她）眞的到最後也保留了一個工兵！他（或者她）同時也將工兵飛到了敵軍大本營上方！敵軍頓時傻了！他無論殺掉哪一個工兵，另外一個我方工兵就順利地挖掉他軍旗了……

戰役就這樣結束了，這是一場雙方力量對等，我方動用有生力量先滅掉一方敵軍，再用工兵雙飛挖掉另一方敵軍軍旗大本營的戰例。整個戰役思想清晰，布局巧妙，執行過程乾脆利落，友軍配合得力，是一場堪稱配合天衣無縫的經典之戰！

我在軍校時，曾買了一本軍事譯文出版社於一九九一年八月出版的《十九顆星——對美國四位名將之研究》的書，這是美國空軍學院年輕教官小埃德加・普里爾空軍上尉研究馬歇爾等三位五星上將和巴頓四星上將過程中，請教了上百位四位名將的老同事後完成的書籍。作者小埃德加・普里爾空軍上尉既是一位哲學博士，又是一位現役飛行員，他在書中歸結到「將帥之才不是天生的，而是時勢造就的」結論。

是的，就像下四國軍棋，必須具備三個要素：巧妙的布局和思想，隨機應變的技巧，良好的心理素質。這是一個指揮員或統帥所必須具備的。

今天，我閒來無事，想起了這盤軍棋戰例。同時，在同事QQ空間上看到了一段話：「天寒了，遇到街上發傳單的，順手接過去，你的舉手之勞會讓他們少挨些凍；看到賣烤紅薯的老人，買幾個，暖了你的手也暖了老人的心；碰到路邊賣菜的，買兩把，超市買的也是菜，買誰的不是買；對上辦公室推銷的業務員，倒杯熱水，不要拒人千里，他們沒有一個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拚不起爹只好拚自己！」於是，我在同事的話下面，留了一句：「拚吧！拚到最後看誰是勝者和王者！」

這句話有點像國際象棋中的「兵」，在突破到對方底線之後就升變爲自己所損失掉的棋子中最大、最有威力的棋子一樣，在國際象棋裏「小兵可以成爲將軍」，這也是國際象棋和中國象棋的區別之一。

無論是我喜歡的國際象棋，還是講究在風雲變幻對壘中智勇者勝的四國軍棋，甚至是我們無常的人生，都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棋如人生，不可以遊戲的心態隨便對待，應該步步留心，熱愛並享受生活成果！